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三十回 蘇州府救火檢驗 李連義人命纏身

詞曰：富貴從來未許求，幾人騎鶴上揚州？人生十事九如夢，何必千番百計謀！到我時來還自樂，順無心處便無憂。如今識破循環理，只倚欄杆暗點頭。

接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話表高祥從外面喊叫道：「祁二娘，不知是何人殺了你家李大娘在門樓裡了，快些起來！」連連又叫小桃，那裡有人答應？只聽得房裡是人喊「救命」二字，高祥道：「裡面是何人？」李連義回說：「是我李連義在此，你是那個？快些來救命！」高祥只得走到房門首，望裡一張，見滿地鮮紅，愈加害怕：一定是房裡也殺了人在此。再見祁家一人俱無，事有古怪。要知李連義一向並不是個好人，從前高祥為潑了水在他身上，被他打了一個嘴巴子，此刻高祥遇著他，正所謂狹路相逢。高祥到外面拾起扁擔、水桶，寄在人家，就在祁家門首高聲大叫亂喊道：「李連義在祁家殺了人了！」

前鄰後居聞知，齊來觀看。眾人進得大門，見李氏殺在外面，大家驚訝道：「我們且到裡面去看一看！」只見房內又殺了一個。李連義告道：「諸位在此，人並非是我殺的。」眾人道：「人既不是你殺的，為何無故走到祁家？來此內室何干？」且將李連義與高祥看押在此，老人去請坊保。

一會兒，坊保齊來，見是馬快祁中家下，連連進來問道：「祁二爺可在家麼？」有鄰居回道：「莫說是祁二爺，連他的家小俱不在家內，不知往那裡去了！」坊保也不知細故，取了一條繩兒，將高祥和李連義拴在一堆，即欲帶他二人前去報官。高祥說：「為何拴起我來呢？人是李連義殺的，與我何干？」眾人說：「能做私鹽正犯，不做人命牽連。來是是非者，去是是非人，要想放了你，是萬萬不能夠的。」有人看守祁家門戶屍首。

鄰居、坊保正帶著李連義、高祥前去報官，才出了這條巷子，只聽得鑼聲響亮，前面走的是些水龍水炮、撈搭水鉤。你道來的是何人？卻是本府柳太爺救火回來，燒的是黃子方的草房。柳太爺打此經過，只見街坊擁擠，報稟人命。太爺著人查看何處人命，役人稟道：「是做馬快祁中家，殺傷兩條人命！」太爺怒道：「祁中原是官身，知法犯法，殺傷人命。」吩咐傳齊行人件作，住轎驗看。

有鄰居、坊保前來見過，引著太爺進來驗屍。指著稟道：「這就是祁中家下的用人李氏，被殺。」柳太爺一見，卻也慘然。此刻行人件作傳齊，坊保就在祁家堂屋裡設了公案。

柳太爺升了公堂座，吩咐將兩個死屍抬至天井底下，叫件作須要仔細驗明，倘有致命暗傷，俱要一〔一〕驗明，不可隱漏。你道柳太爺為何說這兩句話？惟恐兇手與死者有仇，恐件作有弊，有打傷致命之處不報。件作驗明，回稟太爺：「二屍並無致命別傷，俱係殺傷。」柳太爺填明屍格。你道為知府的，為何檢驗？自古並無此理，只因吳縣知縣奉總督令箭，著往鄰縣去會審，故將印信交與柳太爺跟前，若是弔委別縣，前來相驗，恐怕不及，所以親自驗明。又見鄧氏房中箱籠俱開，好像失賊的模樣。看了一會，依然坐下。柳太爺想道：「這人命奇了！若論這婦人，年近六旬，與這顆男屍年紀不合，料想非是姦殺人命。想祁中身充馬快，遇事當拿。想他公幹回來未久，本府並未另差別往，焉有在家殺傷命案，家小並不留存？此事必有別故。」忙問鄰居、坊保人等：「可知祁中並他家眷去向？」眾人回稟：「祁中家事問小的們，實實不知。只有那水夫高祥，太爺問他，便知明白。」柳太爺命人帶過高祥，高祥跪下，連連磕頭：「求太爺開恩，念小的是無辜之人，兇手是李連義，與小的無乾。」柳太爺聽見（起）「李連義」三字，心下略略有些記得：「可是革去頭巾的李連義麼？」眾人答應道：「正是！那被殺的這人，也是他的朋友黃子方。」柳太爺聽說黃、李二人，非是善輩良民。吩咐將祁家一應物件變賣，買了兩口棺木，收了死屍；將所餘的東西開明附卷，封鎖了門戶，將棺木放在房內。將來日久年深，被風吹雨打，房屋朽壞，自然有人掩埋棺木，且不必言。

單表柳太爺命人將李連義、高祥帶回衙門伺候。柳太爺回衙，用畢早飯，與刑名相公議道這件人命公案。你道這刑名相公是那個？這人姓韓名祁鳳，表字岐山，原是個兩榜出身，做過湖廣漢陽縣知縣，與柳公卻是同年。昔日柳公曾為過漢陽知州，兩下最是相好。韓祁鳳只因漕糧罪誤，督撫提參；目下柳公坐到蘇州郡首，故爾前來投奔。柳公不忘前情，與他做了一位幕賓，彼此賓主相得，遇事無不請教。此人年紀不過三十六七歲，一表人才，有經天緯地之學，柳公待之如心腹，凡遇疑難案件，必去請教他。正是：

才如子建機謀廣，貌過潘安體態清。

柳公見了韓祁鳳，道：「年兄，今日早間前去救火，路遇本署馬快祁中家下殺傷二命一案，事在疑難。況伊家眷徹夜逃走，不知作何辦理？」韓祁鳳道：「年兄可曾查他兇手何人？因何故舉殺？」柳公連連將高祥扯李連義的話細言了一遍：「現在拘齊二犯聽審，故爾前來請教。」祁鳳道：「適才年兄所說高祥、李連義，卻難算正犯。但馬快奔逃，事有可疑；若非本家殺人，何得挈（掣）眷潛藏？必有情弊。年兄上堂，務要追祁中下落，殺人兇手自有著落。」你道他為何這等熟識？他當初做知縣時，件件都是自己謀為，凡遇人命事，又常以洗冤對證，所以熟諳。正是：

為官常看洗冤錄，地府陰曹無屈魂。